

杏林書摘

曉曉曉曉

曉曉曉曉

中國醫生 —— Raymond S. Moore 著 徐興譯

這是一本描寫一位外國醫生兼傳教士，在中國奮鬥與貢獻的情形，他曾經為張學良戒煙毒，也曾經為汪精衛治療腦上槍傷。他經歷了中國最動亂與最艱辛的時期，與中國人共同融和奮鬥，為這古老的東方國家建立起新的醫療觀念。他在鄉間為貧窮困苦的人們服務，讓中國人了解西洋除了槍火艦炮鴉片之外，還有一些別的文明，他為中國的達官顯赫服務，使掌政的中國人感到一些殖民主義以外的一些西洋溫暖，其實米勒博士來到中國後，抱著入境隨俗的心裏，盡量與中國人在物質上與精神上融和一體，他穿長袍，吃中國人所吃的食物，受中國人所受的苦，享受中國人所享受的人情溫暖，只有在科學與醫療道德下，決不向任何人，及任何傳統迷信與懶惰屈服，這可從他為張學良治療煙毒的過程中得到證明。以下董顯光博士為這本書所作的介紹我們引述如下：

沒有一本書，比偉大的美國傳教士醫生哈瑞·威廉斯·米勒博士的傳記，更應受到世界各地造福人群，而其大半生時間在我們國家服務，使我們尤感幸運。

一九〇七年，我和米勒博士在上海初次見面，那時他才到中國四年；當時，已有許多中國同胞深受其醫術的實惠了，他對負擔不起醫藥費而住進醫院的貧苦大眾，與付得起醫藥費的有錢人，給予同等待遇的愛心與照顧。

除了我與博士間的友誼外，還有我頗欲在此一述的家庭間的聯繫。當米勒的第二位夫人的阿姨：鮑瑟娣初到上海時，是由內人充當她的上海話教師的。

博士出生自一個小康的農家，他為自己創

造了接受良好教育的環境。他是一位以甲狀腺專家顯明於世的卓越外科醫生，在醫學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他領導下的上海、漢口和其他各大都市的療養院及診所中，米勒博士的回春妙手，醫治了成千上萬的中國病人，而博士的英名因此在他們的心目中留下不可磨滅的記憶。自中國大陸棄守後，博士又親自擔負起臺灣療養院的建設責任。

中國人特別感激博士在發展和普及豆漿，成為動物奶代替品上的傑出成就，更顯著地改善了遠東人士普遍營養不良的現象。數世紀來，中國人祇知道黃豆湯的涼性效果，却全然不知道黃豆湯所含的蛋白質價值，和製造成容易吸收的豆漿後，對過敏性患者的益處。自從與博士結識以來，就一直關心着他的種種活動，特別是在豆漿方面的成就。

博士在基督教運動上的貢獻，就是他在醫療方面的成就。在他為遠東工作的半個多世紀中，經他悉心照顧的成千上萬人士，都信了基督；其中大部分人士，都是受到他大公無私的作風之感召，而參加了這個為服務而信教的行列。

在中國從事宗教和醫療工作的這段漫長歲月中，他結交了許多朋友，這些朋友中的一些俊彥碩學之士，現都榮膺政府重任。博識於一九五六年贈勳米勒博士，最能表現出政府和民間對他的感謝和感激了。

我知道，很多人都會和我一樣，對本國者雷蒙·S·莫爾博士給予這樣一個機會，使我們對曾經引導過我們的身心，而永遠令我懷念的偉大美國傳教士米勒博士的生平和事蹟有深一層瞭解而感激不盡。

野鴿子的黃昏 —— 王尚義著

「我是哭著到這個世界來的，二十年來，我眼中的淚水沒有乾過，雖然它不常掉下來。」這是本書中開頭第一篇——現實的邊緣，開頭第一句話。從他告別世人後，悠悠然又十幾年了，這十幾年中，王尚義的書泛濫到台灣各個角落的各個書店，隨著書的泛濫，淚水也在不少人的眼眶裏泛濫，看的人只看到他「淚水沒有乾過」，却未曾想過他為何「不常掉下來」，於是這隻黃昏中的鴿子被描成了灰色，受傷，振不起翅膀，隨著夕陽向下掉的鴿子。

一個背負著十字架的人，他的腳步怎能不沉重，王尚義昂然的拾起一隻被污染的解剖刀，刺向自己的胸腔，想看看自己的良心人性是否仍在，想知道「我入地獄」的情形，可惜他的壽命太短了，二十六歲還只是個挖掘的年齡，雖然他挖得比別人快，比別人深，但最後他還只留下挖掘的歷程，就交出了他的生命。以下我們節引本書中幾個較有代表性的段落，做為參考。

解剖枱邊

念着，念着，今天開始解剖了。

踏進解剖室，一股濃的重福爾馬林氣味向我襲來。我正想退出來時，被後來的同學攔了進去。我立時戴上口罩，在室側的窗邊站住了。

兩排解剖枱，擺了五具屍體，被綠色的原布蓋着。雖然看不見內面，但屍體的輪廓和高度是辨得出來的。同學們三五成堆聚在一邊，指手劃腳地張望着；奇怪，每個人的臉色都有些異樣，乍看像是緊張，却又帶些恐懼。女孩子掛起一幅蒼白的臉，愛說話的嘴全鎖住了。我呢？我說不出自己有什麼感覺，我像是盼望一樁奇怪的事，在未發生前那麼沉默地期待着。

「擦」的一聲，內室的門開了，二位教授

五位助教走了出來。看他們的神情就像要宣佈一件嚴重的事，科主任上了講臺，講了些技術方面的要點，末後特別強調大家對屍體要保護和尊重。就這樣，正式工作便開始了。

我走到自己一組的枱邊，由助教指揮著，兩位同學，將遮布漸漸拉開。剎那間，幾十隻眼瞪着，像看奇蹟，又像看魔術一般；本來死人是見過不少了，可是為什麼此刻都那麼好奇，我說不出來，我們看見的那個人，眼睛閉著，嘴巴微開，張着手臂，挺著胸脯；他姿態自然如活人，只皮膚黝黑顯青紫，特別是面部肌肉緊張，還帶些痛苦的表情。這便是我們刀下的對象——科學神聖下的祭物……

我如觀察一件珍奇的東西，那樣細心地從頭至腳看了好幾遍。這樣看着的時候，我漸漸迷惑了——看他不到卅歲，身體強壯，他怎會死去，又怎會供解剖呢？

助教先生解決了我的迷惑，他拉起屍體手腕的一塊木牌，上面寫著「四十六年五月」，便告訴我們是自殺的、在旅社服毒自殺死的，這時我才想起他的手伸張著，像要抓什麼東西，他的嘴張開着，是在說什麼抱怨的話吧！至於為何自殺，助教沒有講，我也不好問下去。

開始動手時，漸漸話頭起了。小王第一個猜測說：「大概是失戀吧！」聽了這話，我心裡忽然升起一股悲哀。那悲哀是從未感覺過的，像是混雜着死亡與生命間所有的悲哀。

我不禁嘆息說：「既求解脫，反不得解脫；既求安息，復不得安息。這樣的死，死後還遭劫難，可憐的人啊！」

小王一邊動着刀子，一邊接上了我的話：「我將來死了，要獻身解剖。」

我幽默地回答說：「何必給後人找麻煩呢？」這時小王正經起來了，眼睛瞪著我，不服氣地說：「人生本來就是個麻煩事嘛！」這話使我一怔，竟無法回答了。我想想小王，想想躺著的屍體，又想想所有的人，想著想著我有